

五朝名臣言行錄

三朝名臣言行錄

五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四之一

丞相畢文簡公

公名士安字仁叟代州雲中人乾德四年舉進士歷知台饒乾三州入爲左拾遺兼冀王府記室叅軍知制誥淳化中召入翰林爲學士以父名又林抗章引避議者以禮律二名不偏諱却之真宗尹京以爲判官東宮建兼右庶子及即位權知府事再爲學士景德初遷吏部侍郎叅知政事踰月拜平章事二年

冬薨年六十八

吳越入朝公以選知台州旣至言錢氏所上圖籍皆張侈賦數願一用舊籍以輯新民

詔從之

劉莘老撰神道碑

端拱中詔王府官各上所爲文帝問近臣

曰文吾旣知之其行孰優皆以公對帝

喜曰是也以本官知制誥召爲翰林學士

大臣以張洎言帝曰洎視士安詞執踐

歷固不減但履行遠在其下耳

神道碑

公知開封府近臣有怙執爲不法彊買民家

定婚子者公請對白其橫奪還之

神道碑

契丹謀入寇公首疏五事應詔陳選將餉兵理財之策甚備 帝多納用於是中書關宰相乃進公吏部侍郎叅知政事入謝 帝曰未也行且相卿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公頓首辭謝曰臣材駑朽不足以勝任惟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 帝曰聞其剛使氣對曰準資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為

八四之一

八二

系新

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為邊境患正若準者所宜用也 帝曰然當籍卿宿德鎮之不閱月拜公本官平章事寇公實並命而以公監修國史位在上既而契丹益犯邊北州皆警二公始合議請 帝幸澶淵時景德元年九月也虜統軍順國王撻覽引兵入塞號二十萬初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沒虜中至是為虜人奏請議和大臣莫敢如何其事獨公以為可信力贊 帝當羈縻不

絕漸許其成 帝謂虜悍如此恐不可保  
公曰臣嘗得虜降人言虜雖深入屢挫不  
甚得志陰欲引去而耻無名且彼寧不畏  
人乘虛覆其穴此請殆不妄繼忠之奏臣  
請任之帝喜乃手詔繼忠許其請和時已  
詔巡幸而議者猶闕闕二三大臣有進金  
陵及成都圖者公亟同寇公請對力陳其  
故堅定前計 帝乃幸澶淵軍數十萬虜  
大震然猖狂乘衆猶掠德清至澶北鄙會  
官軍伏弩發射撻覽死衆潰遁去而講和  
之計遂定初 帝嚴兵將行太白晝見流  
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言兵未宜北或言  
大臣應之公適卧疾移書寇公曰屢請昇  
疾從行而詔不許今大計已定惟君勉之  
士安得以身當星變而就國事所願也已  
而少間追至澶淵因從以還兵罷乃按邊  
要選良守將易置之雄州以李允則定州  
馬知節鎮州孫全照保州楊延明它所擇  
用各得其任令塞下止驅掠通互市除鐵  
禁招流亡廣儲畜未幾夏州趙德明亦款

塞內附二方既定中外略安量時制法次第施行如推酤母得增額平反已決死罪錄爲勞訟不干已者坐以重至今不易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科以廣取士每對必爲 帝言崇儉息民近忠直遠諛佞是爲政要故當時天下無事號至治云神道碑公資端重僮儀觀少以名節自厲貫于夷險白首不易平生無一語過差雖貴奉養無異平素未嘗殖產爲子孫計故天下稱其清而其亡也 帝謂寇公曰畢士安君子

人也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謹行有古人之風後王文正公爲相嘗面奏曰陛下前稱畢士安清畏如古人在位聞之無不感歎且士安仕至輔相而四海無田園屋第没未終喪家用已屈今其妻有貸於臣家其不負 陛下所知滋可見矣是固宜有以周之然當出 上恩非臣敢爲私惠時也 帝聞歎息賜白金五千兩神道碑公平生寡交遊無黨撈唯王晉公呂公端見引重王文正公寇萊公楊文公相友善旣

引寇公同政而寇公守正疾惡小人多不便日思所以傾之者布衣申宗古告其交通安王元傑寇公皇恐莫知所以自明公力辨其誣下宗古吏具得姦罔斬之寇公乃安王禹偁濟州白屋子嘗以事至公官舍陰識其非常童留之教以學後遂登科進用更在公前及公繼知制誥其命乃禹偁詞也公去潞州事連禹偁亦謫黃州公猶厚資其行云

神道碑

公端方沉雅有清識所至以嚴正稱然性謙退嘗謂人曰僕仕官無赫赫之譽但力自規檢庶幾寡過耳

咸平中詔選官校勘三國志晉唐書或有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真宗以語宰相公對曰惡以戒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帝然之遂命刊刻

蓬山志

四之二

丞相萊國寇忠愍公

公名準字平仲華州下邳人中進士第  
知歸州巴東縣通判鄆州 太宗召對  
稱旨爲三司度支推官鹽鐵判官淳化  
二年擢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同知  
院事罷知青州明年召叅知政事至道  
二年罷知鄧州咸平初徙河陽同州鳳  
翔府知開封府除三司使景德元年同  
平章事三年出知陝州從封泰山徙天

八四之二

八

月後

雄軍入爲樞密使同平章事未幾以使  
相罷判河南府永興軍天禧元年復入  
相三年罷爲太子太傅降太常卿知相  
州徙安州貶道州司馬乾興元年再貶  
雷州司戶叅軍天聖元年徙衡州司馬  
未行而薨年六十三後十餘年贈中書  
令賜謚詔翰林學士孫抃撰神道碑御  
篆其首曰旌忠云

太宗幸魏也公之年十有六以父陷蕃上書  
行在辭色激昂舉止無畏 上壯之命有



司記姓名後二年進士及第寢以貴顯事遺  
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問其年  
年少者徃徃罷遣或教公增其年公曰吾  
初進取可欺君耶

知歸州巴東縣每期會賦役不出符移唯具  
鄉里姓名揭縣門民莫敢後者嘗賦詩有  
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時以為若  
得用必濟大川手植雙栢於縣庭至今民  
以比甘棠謂之萊公栢政要○又燕談云元祐  
九年巴東大火栢與公  
祠俱焚明年蒲陽鄭顛來為令悼栢之焚惜公手植  
不忍剪伐種凌霄於下使附幹以上以著公遺迹且

慰邦人之思

八四之二

八二

周俊

太宗時寇公為貲外郎奏事忤上旨上  
拂衣起欲入禁中公手引上衣令上  
復坐決其事然後退上由是嘉之嘗曰  
朕得寇準猶唐文皇之得魏鄭公也記聞

太宗時一歲大旱天子以為憂嘗輦過館  
中汎以問眾眾皆曰水旱天數也堯湯所  
毋奈何準獨曰朝廷刑罰偏頗凡天旱為  
是發耳上怒起入禁中頃之召準問所  
以偏頗狀準曰願召兩府至前臣即言之

有詔召兩府入準乃言曰某子甲坐贓若干少爾罪乃至死叅知政事王沔其弟淮盜所主守財至千万以上顧得不死母罪非偏如何 上顧問沔沔頓首謝即皆罷去其暮遂大雨 上大喜以準可用遂驟

進

劉貢父撰萊公傳○又遺事云公性忠朴喜直言無顧避時人爲之語曰寇準上殿百僚股栗

公在青州 太宗久不豫驛召還問後事公曰知子莫若父臣愚不當與也固問之公再拜曰臣觀諸皇子惟壽王得人心 上大悅遂定策以壽王爲太子謁太廟還六

四之二

八三

周俊

宮登樓以觀百姓皆合手叩額歌呼相慶曰少年天子也李后聞之不悅以告 上即召公責曰百姓但知有太子而不知有朕卿誤朕也公曰太子萬世嗣社稷之主也若傳之失其人是爲可憂今天下歌其得賢臣敢以爲賀 上意始解遺事 章聖即位公守青州 上想見之會遣中使撫巡山東因令問公安否且促取朝見表來公再拜謝曰 陛下若不棄臣朝召而夕行也要君之章實不敢上既而召還遂

領相印

遺事○按北乃太宗朝事也

契丹犯澶淵急書一夕凡五至萊公不發封  
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 真宗大駭取  
而發之皆告急也大懼以問公曰 陛下  
欲了欲未了邪曰國危如此豈欲久耶曰  
陛下欲了不過五日爾其說請幸澶淵  
上不語同列懼欲退公曰士安等止候駕  
起從駕而北 上難之欲還內公曰 陛  
下入則臣不得見而大事去矣請無還而  
行也遂行六軍百司追而及之

談叢

八四之二

合

周俊

澶淵之役王超傳潛兵力弗加遂致中外之  
議不一至有以北戎狃開運之勝聞於上  
者唯寇萊公首乞親征李沆宋湜贊之然  
而群下終以未必勝為言時陳堯叟請幸  
蜀王欽若乞幸江南 上召萊公問之公  
曰不知誰為此謀者 上曰卿姑斷其可  
否勿問其人也公曰臣欲得獻策之人斬  
以釁鼓然後北伐耳 上悟遂決澶淵之

行

見東軒筆錄遺事及  
開見錄亦與此同

行次長垣遣置邊河守將準侍 上側積制

書數十通近臣在東西廡下呼而命之皆辭曰無兵詔報曰百姓皆兵府庫皆財聽若所為不責若野戰但陷失城郭則以軍法從事皆馳傳去州郡卒無陷者萊公傳

公從 上在澶淵王欽若陰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蜀 上以問公時欽若堯叟在旁公心知二人所為陽為不知曰誰為 陛下畫此策者可斬也今虜勢憑陵 陛下當率勵衆心進前禦敵以衛社稷柰何欲委棄宗廟遠之楚蜀邪且以今日之勢鑿

六四之二

六五

周俊

輿回軫一步則四方瓦解萬衆雲散虜乘其勢楚蜀可得至邪 上悟乃止二人由

是怨公記聞○又曰乘輿在河上行宮召公入計事公將入聞內中人謂 上曰群臣欲將

官家何之何不速還京師及入見 上問以二人之策公曰群臣怯懦無知不異向者婦人之言云云 上善其計遂北渡河○按此二說與前說異當以前說為正然其所記萊公之言為尤詳故并錄之

契丹寇河北南至冀貝虜騎甚盛州郡震動天子北巡至澶州虜騎已過魏府矣 上疑不欲渡河駐南澶州準勸 上北渡以固士卒心毋令虜得乘勝 上猶豫未決時陳堯叟勸 上避之蜀王欽若勸 上

避之金陵 上以問準準曰誰爲 陛下  
畫此計者 上曰願所畫如何耳母問其  
名準曰臣姑欲知之先斬此曹以令天下  
且 先帝建都垂五十年天下財用兵甲  
聚於京師宗廟社稷之所寄也不幸有事  
陛下當與臣等以死守之今一旦棄去非  
復 陛下所有若盜賊因緣而起 陛下  
當何歸乎 上默然 按此亦與涑水  
記聞之說同 準又勸  
上北渡 上猶未決因起更衣準亦下殿  
去時高瓊爲殿前都指揮使宿衛殿下準

謂瓊曰事當柰何太尉胡不一言瓊曰相  
公謀之廟堂瓊何敢與知然相公所以謂  
上何準曰今渡河則河北不勞力而定不  
渡則虜日益熾人心不敢自固雖有智者  
不能善其後矣瓊呼曰 陛下聽寇準語  
準所言是也 上還問之語良久準即眊  
瓊以其兵先渡又自牽馬奉 上 上乃  
從之既至澶州 上御城北門準居 上  
前 上盡以軍事委準準因承制專決號  
令明肅士卒喜悅虜數千騎乘勝薄城下

有詔吏士迎擊之斬獲大半虜乃引退不敢復逼會暮上還宮留準居城上上

使人視準何為曰準方飲酒歌笑上未

嘗不釋然也遺事云 上至澶州賊猶未退公曰六軍心膽在 陛下身上今若

登城必禽賊矣 上因御澶之北門將士望見黃屋皆呼萬歲聲震原野勇氣百倍○又記聞曰公在澶

淵每夕與楊億飲博謳歌諧謔喧呼常達旦或就寢則軒息如雷 上使人覘之喜曰得渠如此吾復

何相持十餘日契丹計索欲引去始遣使

請和既有約矣又率其眾詐欲填壕會有

飛矢射其統軍殺之契丹大擾其請和遂

益堅準不肯虜使來益恭上將許之準

八四之二

八七

月後

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時上厭兵事

姑欲羈縻不絕而已於是有譖準不願與

虜平幸有兵事以自取重上亦不悅準

不得已乃許之當時虜舉國來寇入中國

千餘里其歸不十日不能出漢地郡邑堅

壁清野以待寇虜人馬飢乏百萬之眾可

毋戰而死虜窘如此誠少抑緩之契丹不

敢不稱臣幽州可必得也萊公傳○又遺事云虜請和 上以問公

公曰如用臣策可數百年無事不然四五十年後臣恐戎心又生矣 上曰朕不忍生靈受困不如且聽

其和四五十年後安知無能捍塞者乎戎遂得和

虜兵既退來求和親命曹利用與之約時契丹已疲又懼鎮定大兵扼其歸路見利用至甚喜寢以珠緣貂褥虜主求割河北利用曰如此臣得族罪矣不敢以聞許歲給金繒二十萬虜嫌其少利用復還奏之上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利用出準召利用至幄次語之曰雖有勅旨汝往所許毋得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勿來見準準將斬汝利用股栗再至虜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

聞記

八四之二

八

周俊

和議成諸將請設伏邀擊可使虜匹馬不返

萊公勸帝勿從縱虜歸國以保盟好聞見錄

真宗之次澶淵也一日語萊公曰今虜騎未

退而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

皆虜境也何人可為朕守魏萊公曰當此

之際無方略可展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

將臣觀叅知政事王欽若福祿未艾宜可

為守於是即時進熟出勅退召欽若諭以

上意授勅俾行欽若茫然自失未及有言

公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叅

政爲國柄臣當體此意駟騎已集仍放朝  
辭便宜即塗身乃安也遽酌大白飲之命  
曰上馬盃欽若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別公  
荅拜曰叅政勉之回日即爲同列也欽若  
馳入魏則戎虜滿野無以爲計但屯塞四  
門終日危坐越數日虜騎退乃召爲次相  
或云王公數進疑辭於上前故萊公因  
事出之以成勝敵之勳耳

東軒  
筆錄

初契丹入寇陳堯叟奏請汳河皆撤去浮橋  
舟舡皆收泊南岸勅下河陽河中陝府如

八四二

八九

周夜

其奏百姓驚擾知河中府王濟獨不肯撤  
封還勅書且奏以爲不可陝州通判張稷  
時以公事在外州中已撤浮橋稷還聞河  
中不撤乃復脩之寇公由是知此二人明  
年召濟爲知雜御史稷爲三司判官濟性  
鯁直衆多嫌之及寇公罷濟亦出守而卒

記聞○又談叢曰澶淵之役真宗欲南下萊公不  
可曰是棄中原也欲斷橋因河而守公曰是棄河北  
也國之存亡在  
河北不可棄也

澶淵之役所下一紙書爾州縣堅壁鄉村入  
保金幣自隨穀不可徙隨在瘞藏寇至勿



戰故虜雖深入而無得才破德清一城而得不補失未戰而困談叢

章聖嘗謂兩府欲擇一人為馬步軍指揮使公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公問其故曰例薄也公叱曰朝廷欲用一牙官尚湏檢例即安用我輩哉壞國政者正由此耳

遺事

上以澶淵之功待公至厚群臣無以為比數稱其功王欽若疾之承間言曰澶淵之役準以陛下為投瓊與虜博耳苟非勝虜

八四之二

八一

周俊

則為虜所勝非為陛下畫萬全計也且城下之盟古人耻之今虜眾悖逆侵迫畿甸準為宰相不能殄滅凶醜卒為城下之盟以免又足稱乎上由是寢踈之頃之

準罷而天書事起

記聞○又聞見錄云上既回鑿每歎萊公之功小人或

諸之曰陛下知博乎錢輸將盡取其餘盡出之謂之孤注也尚何念帝聞之驚

甚萊公眷禮遂衰

公鎮大名府北使道由之謂公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公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鑲鑰非準不可撥遺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天書降于宮中承天門  
天子以改元其六月又降于泰山是歲十  
月封泰山間二歲祀后土汾陰 天子奉  
天書謹甚載以玉輅天書所行 天子不  
敢當其道居無幾何復有神降于延恩殿  
號稱天尊 天子親自見之 上於是益  
崇飭祀事自天書始降則築昭應宮其後  
復置會靈景靈之屬而祀老子于亳州天  
下無慮皆神事矣準是時出爲外官又不  
信天書 上益踈準最後知京兆府都監

朱能復獻天書 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  
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  
之則百姓將大服而疑者不敢不信也

上從之使中貴人逼準朱能素事官者周  
懷政而準婚王曙居中與懷政善勸準與  
能合準始不肯曙固要準準亦因此復爲  
中書侍郎平章事天禧三年也

萊公傳

天禧末 真宗寢疾 章獻明肅劉太后漸  
預朝政 真宗意不能平寇萊公探此意  
遂欲廢 章獻立 仁宗尊 真廟爲

太上皇而誅丁謂曹利用等於是引李迪  
楊億曹瑋盛度李遵勗等叶力處畫已定  
允誥命盡使楊億爲之且將舉事會萊公  
因醉漏言有人馳報謂謂夜乘犢車往利  
用家謀之明日利用入盡以萊公所謀白  
太后遂矯詔罷公政事及 真宗上仙遂  
指公爲反而投海上其事有類上官儀者  
天下寃之楊億臨死取當時所爲詔誥及  
始末事迹付遵勗收之 章獻上仙遵勗  
乃抱億所留書進呈 仁宗及叙陳本末

仁宗盡見當日曲直感歎再三遂下詔湔  
滌其寃贈中書令謚曰忠愍又贈楊億禮  
部尚書謚曰文允預萊公黨而被逐者皆  
昭雪之故李淑爲億贈官制曰天禧之末  
政漸宮闈能叶元臣議尊儲極蓋謂是也

東軒筆錄○又龍川志云 真宗晚年得風疾自疑

不起嘗卧枕官者周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

懷政東宮官也出與寇準謀之準遂議立太子廢劉

后黜丁謂等使楊億草具詔書億私語其妻弟張演

曰數日之後事當一新語稍洩丁謂夜乘婦人車與  
曹利用謀之誅懷政黜準召億至中書億懼便液俱  
下面無人色謂素重億無意害之徐曰謂當改官煩  
公爲一好詞耳億乃少安準初爲此謀欲遣使四方  
宣示風指誅異已者使楊億爲詔書遣其婿王曙出  
使曙知其不可力止之意其必有禍敗藏其詔書草

使其妻縫置夾衣中及劉后既沒朝廷方欲理準舊  
餉曙出其書文字磨滅殆不可復識由此億得贈官  
賜謚準為人忠亮自信固無異心然使之得志必有  
恣橫失衆之事未必不為國之禍也○又記聞曰  
真宗不豫冠萊公與周懷政密言於上請傳位太  
子上許之自皇后以下皆不與知既而月餘無所  
聞二月二日上幸後苑命後宮挑生菜左右皆散  
去懷政伺上獨處密懷小刀至上所涕泣言曰  
臣前言社稷大計陛下既許臣等而月餘不決何  
也臣請割心以明忠欵因以刀劃其脅僵仆於地流  
血淋漓上大驚因是疾復作左右扶輿入禁中  
皇后命收懷政下獄案問其狀又於官中索得萊公  
奏言傳位事乃命親軍校楊崇勳密告云冠準周懷  
政等謀廢上立太子遂誅懷政而貶萊公○按此  
三書所載大同小異今並存之

公好士樂善不倦推薦种放丁謂之徒皆出  
其門然嘗語所親曰丁生誠竒材惟不堪

八四之二

八十三

月後

重任公為丞相謂叅知政事嘗會食都堂  
羹染公鬚謂起拂之公正色曰身為執政  
而親為宰相拂鬚耶謂慙不勝公恃正直  
而不虞巧佞故卒為所陷遺事

公為樞密使曹利用為副使公以其武人輕  
之議事有不合者輒曰君一夫耳豈解此  
國家大體利用由是銜之真宗將立劉  
后公及王旦向敏中皆諫以為出於側微  
不可劉氏宗人橫於蜀奪民鹽井上以  
后故欲捨之公固請行法是時上已不

豫不能記覽政事多宮中所決丁知曹寇不平遂與利用合謀請罷公政事除太子少傅上初不知歲餘忽問左右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亦莫敢言上崩

太后稱制公再貶雷州是歲丁亦獲罪聞記

○又倦遊錄云丁謂言先朝因節日賜宴于寇相第寇好以大白飲人時曹利用為樞密副使不領其意寇怒曰若一夫耳敢爾邪曹厲聲曰利用在樞府而相公謂之一夫明日當於上前辨之自此二公不協厥後發萊公之事者曹貂也預謂何事然中外皆知萊公之禍丁有力焉○又遺事云章聖不預謂侍臣曰使朕無後世憂者惟寇準李迪為可託及大漸乃用丁謂而黜公皆非上意也

公始謫道州司馬素無公宇百姓聞之競荷

八四之二

八十四

周俊

瓦木不督而會公宇立成頗亦宏壯守土者

聞于朝遂再有海康之行倦遊錄

公之貶雷州也丁謂遣中使賫勅往授之以

錦囊貯劔揭於馬前既至公方與郡官宴飲驛吏言狀公遣郡官出迎之中使避不

見入傳舍中久之不出問其所以來之故不荅上下皆皇恐不知所為公神色自若

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乃以勅授之公乃從錄事叅軍

借綠衫着之短纜至膝拜受於庭升堦復

宴飲至暮而罷

記聞

公貶死於雷 詔還葬雒陽過公安民皆迎  
祭哭其喪斬竹插地以掛紙錢焚之尋復  
生笋成林邦人神之號曰相公竹因立廟  
其旁祀奉甚謹劉貢父王樂道各嘗爲文  
刻石以記其事

見塵史及名臣傳○又東軒筆錄云公赴貶雷州道出公安剪

竹插於神祠之前而祝曰準之心若有負朝廷此竹必不生若不負朝廷此枯竹當再生其竹果生○按

此說與前二書異竊意前說爲是

公少時不脩小節頗愛飛鷹走狗太夫人性  
嚴嘗不勝怒舉秤鎚投之中足流血由是

八四之二

八十五

周俊

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痕輒哭

記聞

公初爲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

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襚不

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

金帛終身不畜財產後雖出入將相所得

俸祿惟務施與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

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壞益命

補葺或以公孫洪事靳之笑荅曰彼詐我

誠雖弊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弊復棄

也靳者愧之事

遺事

處士魏野贈公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宅起樓臺及上即位北使至賜宴兩府預坐北使歷視坐中問譯者曰誰是無宅起樓臺相公坐中無荅丁謂令譯者謂曰朝廷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南夏非久即還

政要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厠溷

八四二

八十六

周俊

間燭淚在地徃徃成堆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反雖其不幸亦可以為戒也

歸田錄

準為人敏銳多智忼慨好樂賓客奢侈玉食其自奉養時時越法度然不治產業而矜權尚氣收取聲名其天性也

萊公傳

王元之之子嘉祐為館職平時若愚駭獨寇

萊公知之喜與之語萊公知開封府一旦  
間嘉祐曰外人謂劣丈云何嘉祐曰外人  
皆云丈人旦夕入相萊公曰於吾子意何  
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未為相為  
善相則譽望損矣萊公曰何故嘉祐曰自  
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  
相得皆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  
俱美今丈人負天下重望相則中外有太  
平之責焉丈人之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  
乎此嘉祐所以恐譽望之損也萊公喜起

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  
遠慮殆不能勝吾子也

記聞

張忠定公守蜀聞萊公大拜曰寇準真宰相  
也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旼怪而問之曰  
人千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  
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寇布衣交也萊公兄  
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也萊  
公在岐忠定在蜀還不留旼別顧萊公曰  
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它語萊公歸  
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



我矣

談叢

張乖崖常稱使寇公治蜀未必如詠至於澶淵一擲詠亦不敢爲也深歎服之

記聞

準疏通博裕果敢沈毅能斷大務不循細檢喜風幹善議論與人無城府接物無崖岸顧大義可爲者必奮厲翔躍以身先之其勇若賁獲至於外險中艱斬然涯垠亦坦坦無退衄意聞一善薦道推輓不進用不已附離苟合者疾之如仇讎

孫抃奉勅撰旌忠碑

準得罪南行過零陵踰大陂溪夷承間鈔掠

四之二

十八

陳罔

而去已而酋長召告之曰若等奈何竊賢相行橐神明其佑若乎趣遣種人持所掠還準伏道下引道且拜準慰遣之至南海晨旦朝謁從事如常時謂其子曰守法奉正士人常操以窮通成敗易之者非吾意也爲層樓於署東偏置机榻其間危坐終日寂無它營經史老莊及天竺書環列前後暇或看誦之賓至則憑高瞰虛笑語燕燕若初無廊廟之貴者嶠南山水峻絕馬不能進郡縣官有伐竹爲輕輿以迓準者

準謝曰吾罪人騎馬足矣冒炎溽捫險阻日行百里左右爲之泣下準昂然無隕穫容色其度量過人如此及雷陽吏以圖獻閱視之首載郡東南門抵海岸凡十里準恍然悟曰吾少時有到海祇十里過山應萬重之句迺今日意爾人生得喪豈偶然

耶旌忠碑

丁謂敗得竄道繇海康準從者有欲釋憾謀不利於謂準知之陳大席一廡間設戲具悉召坐且命之博弈因隱几觀焉聞謂行

八四之二

八十九

周俊

迺罷

旌忠碑○又歸田錄去寇忠愍公貶雷州時丁晉公與馮相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

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蒸羊逆于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者多以爲得體

準平生著述於章疏尤工旨粹言簡多所開益餘藁即焚滅棄去雖至戚不得見好爲詩警策清悟有劉夢得元微之風格其氣燄竒拔則又過之旌忠碑

四之三

太尉衛國高烈武王

王名瓊家世燕人徙亳州之蒙城事

太宗爲御龍直指揮使累遷歸義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景德元年從幸澶淵有功明年以病求解兵柄授檢校太尉忠武軍節度使三年薨年七十二王曾孫女配英宗皇帝是爲宣仁聖烈皇后云

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太原 太宗引兵自幽

八四之三

八

六

州還聞虜兵盛至留王夜作引龍直樂于御營遲明王度車駕已遠潰圍轉戰以出至行在所而六班卒不至 太宗欲誅六班王曰 陛下晨夕兼行令不蚤下主將之罪也今衛士皆以材勇選從下太原有功未賞盡誅之可虐 帝怒遂釋

王禹玉撰神道碑

高瓊以歸義節度使爲并州馬步軍都部署潘美亦在太原舊制節度領軍職者居上瓊以美舊臣表請居下瓊後爲步軍都指揮使會戍兵以廩食陳弱譁言者瓊知之

一日巡營士卒方聚食因取其飯啖之謂  
曰邊鄙無事而坐飽此宜知幸也

蒙求

管軍負闕王兼領二司王乃言曰臣老矣如  
有負薪之憂誰爲可任者先朝自殿前而  
下各置副都指揮使及都虞候常有十人  
職近事親易以第進又使士卒預識其威  
名緩急臨戎上下得以附習此軍制之大  
要也 上從之

神道碑

景德元年契丹直抵澶州 真宗北幸駐驛  
韋城大臣有勸 上南巡者召問王行幄

八四之三

八二

彙新

王愇然曰虜去國遠鬪勢不能持久况羽  
檄召天下兵行且至進則可以決有功今  
止軍不發衆情大惑誰爲 陛下建此者  
真宗曰將更議於大臣王曰 天子親御  
六軍蒙犯霜露國之安危事在轉漏尚何  
議也遂發韋城次澶州將抵浮橋左右猶  
躊躇未進王下馬自扶輦擁衆渡河旣而  
請 帝御北城觀兵漢軍望黃蓋皆仰呼  
萬歲而虜人亦大呼聲聞數十里其種酋  
皆駭視失色有頃弩伏發射契丹貴將撻

覽死遂奉書請盟師還賜燕于行宮而李  
繼隆石保吉魏咸信酒酣爭功王曰天

子神武一舉而折敵公等何功之與也繼

隆等愧甚

神道碑。又記聞曰。上在澶淵南城。殿前都指揮使高瓊因請幸河北曰。

陛下不幸北城。北城百姓如喪考妣。馮拯在旁呵之曰。高瓊何得無禮。瓊怒曰。君以文章為大臣。今虜騎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君何不賦一詩詠退虜騎。邪。

上乃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輦未進。瓊以所執檣築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上乃命進輦。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旗。城下將士皆呼萬歲。

氣勢百倍。會虜大將撻覽中弩死。虜眾遂退。他日。上命寇準召瓊詣中書戒之曰。卿本武臣。勿強學儒士。作書語也。又談叢曰。契丹侵澶。萊公相。真宗北伐。臨河未度。是夕。內人相泣。明日。叅知政事王欽若請幸金陵。樞密副使陳堯叟請幸蜀。真宗以問諸將。王曰。蜀遠。欽若之議是也。上與後宮御樓船。

浮汜而下。數日可至。殿上皆以為然。公大驚。色脫。王徐曰。但陛下去都城一步。則城中別有主矣。吏卒皆北人家。在都下。將歸。事其主。誰肯送陛下者。金陵豈可到。邪。公又喜。過望曰。瓊知此。何不為陛下駕邪。王乃大呼。逍遙子。公掖。帝以升。遂渡河而成功。○又元城語錄曰。太祖與羣臣言。未嘗文談。蓋欲激厲將士之氣。此漢高祖溺儒冠之意也。至太宗好文。方戰爭之時。多作詩賦。羣臣屬和。故武事不競。卒有潘美之敗。及澶淵之役。章聖既渡大河。至浮橋。一半高瓊執御轡曰。此處好。喚宰相吟兩首詩也。蓋當時宰相王欽若。陳堯叟。輦好為詩賦。以薄此輩。故平日憾之。而有此語。○又蘇子曰。王郎反河北。世祖得鉅鹿。信都兵議者以為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邳彤不可以為公。既西。則邳郟之兵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世祖深感其言。而止此。東漢興亡之決。邳彤可謂漢之元臣矣。高瓊之言大略似之。皆一代雄傑也。

四三

三

葉新

它日衛士有白。稟粟陳腐者。王曰。邊防戰守

之兵暴露寒苦而所食粟與豉同色若等  
日既食太官月所給又先進樣於 上前  
豈特諸軍比也有一言以動吾軍者斬於  
是衆莫敢有言其後王被疾久不出輒有  
遺陳粒殿下者中貴人得之以聞人賜精  
米一斛王嘆曰安有是邪遂以疾辭典軍

神道碑

王素爲寇準所知而王欽若以南巡之議恨  
準準罷相欽若知樞密院王疾甚 真宗  
趣駕欲臨問欽若乃言天子問疾所以寵

八四之三

合

兼新

勲臣今瓊無破敵之功不可往 帝乃止

神道碑

真宗嘗問卿子幾人曰臣子十有四人臣誠  
愚不肖然未嘗不教以知書於是賜諸經  
史於其家每戒諸子毋曲事要執以蘄進  
身若吾奮節行間至秉旄鉞豈因人力哉  
又嘗與諸子論蔚昭敏李斌之爲人諸子  
曰此衆之所非也王曰吾常與此二人者  
言其忠質一心無銖髮敢欺朝廷衆之所  
非吾之所取也

神道碑

四之四

內翰楊文公

公名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七歲能屬  
文年十一太宗聞其名詔送闕下試  
詩賦授祕書省正字令就祕閣讀書

真宗即位拜左正言與修太宗實錄  
知處州召還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  
同修國史會母病陽翟請歸省不待報  
而行貶太常少卿分司西京起知汝州  
會加玉皇聖號表求陪預召還參詳儀

四之四

余聞

制天禧四年復爲翰林學士是冬卒年  
四十七仁宗即位贈禮部尚書賜謚  
曰文

揚文公年十一太宗親試一賦二詩頃刻  
而成上喜送中書再試執政令賦喜朝  
京闕詩亦立就且有願秉清忠節終身立  
聖朝之句宰相表賀

湘山野錄

揚大年每欲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  
奕碁語笑誼譁而不妨締思以小方紙細  
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

人傳錄門人疲於應命頃刻之際成數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

歸田錄

楊文公凡為文章所用故事常令子姪諸生檢討出處每段用小片紙錄之文既成則綴粘所錄而蓄之時人謂之衲被焉

呂氏家塾記

楊大年為學士時草荅契丹書云鄰壤交歡進草既入真宗自注其側云朽壤鼠壤糞壤大年遽改為鄰境明旦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為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氣性

歸田錄

四之四

八二

余圖

揚文公以文章擅天下然特剛勁寡合有惡之者以事譖之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藁數篋以示大年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大年皇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為人所譖矣由是佯狂奔于陽翟真宗好文初待大年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

歸田錄



楊文公性剛介寡合唯與李維路振刁衍劉  
筠數人厚善王欽若驟貴公素薄其爲人  
欽若銜之陳彭年方以文史進亦忌公名  
出己右相與擠之會公母病陽翟別墅公  
請歸省遂不待報而行

楊文公少以文進而方直自守後因母病有  
陽翟之行王文正公恐人害之白 上遣  
使賜醫藥旣而言事者彈劾不已卒以亞  
卿分司 上嘗語輔臣曰聞楊億好謗時  
政王公曰楊億文人幼荷國恩若諧謔過

當則恐有之至於謗訕臣保其不爲也王  
公器重文公至深頗思其歸乃因中書齋  
宿覽文公近詩而與趙文定諸時賢繼和  
上知之乃諭公召文公還爲祕書監久之  
有問公者曰楊大年何不早與舊職公曰  
大年向以輕去 上左右人言可畏賴

上終始保全之今此職欲出自清衷以全

君臣之契公薨後文公方復禁署

王文正  
公遺事

楊文公爲執政所忌母病謁告不俟朝旨徑  
歸韓城與弟倚屈踰年不調公有啓謝朝

中親友曰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  
弟兄甘受首陽之餓後除知汝州而希旨  
言事者攻之不已公又有啓與親友曰已  
擠溝壑猶下石而未休方困蒺藜尚關弓  
而相射

青箱  
雜記

揚億在翰林丁謂初叅政事億例賀焉語同  
列曰骰子選爾何多尚哉未幾辭親疾逃

陽翟別墅

擬  
遺

揚文公以直道獨立時有挾邪說以進者面  
戲公曰君子知微知章知柔知剛公應聲

四四

八四

余圃

荅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

家塾  
記

揚文公天性穎悟自幼及終不離翰墨喜誨  
誘後進以成名者甚衆聞人有片辭可紀  
必爲諷誦手集當世述作數十篇重交遊  
性耿介坦夷敦尚名節多周給親故廩祿  
亦隨而盡善談吐有味然評品人物善惡  
太明人多怨之

范文正公讚公之像曰公以命世之才其位  
不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其道也昔  
王文正公屈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

之迹天下謂之大雅冠萊公當國 真宗  
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却  
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  
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至直此  
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  
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

四之五

丞相王文康公

公名曙字晦叔河南人中進士第咸平  
中舉賢良方正科後以樞密直學士知  
益州入爲給事中兼群牧使寇萊公罷  
相遠貶公其壻也亦貶郢州團練副使  
起知襄州徙河南府 仁宗召爲御史  
中丞兼理檢使以尚書工部侍郎叅知  
政事以疾出知陝州河陽河南府復入  
爲樞密使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逾月

薨

王晦叔知益州賊盜賊無輕重一切戮之蜀  
中股慄不數月賊寇屏竄列郡皆外戶不  
閉先是張詠守蜀季春糶廩米其價比時  
估三之一以濟貧民凡十戶爲一保一家  
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糴民以此少敢犯法  
至是獻議者改詠之法窮民無所濟復爲

寇晦叔奏復之

名臣傳

王文康治蜀頗以法御下有謗其太苛會劉  
燁召還爲右正言 真宗召問凌策王曙

治蜀孰優曰凌策在蜀值歲豐故得以平  
易治之王曙值歲歉慮民爲盜故以法治  
之使之易地則皆然 真宗善其言名臣傳

王文康公薛簡肅公俱嘗鎮蜀而皆有名

章獻時同爲執政一日奏事已因語蜀事  
文康曰臣在蜀時有告戍卒反乃執而斬  
之於營門遂無事簡肅曰臣在蜀時亦有  
告戍卒反者叱出之亦無事湘山野錄

王清昭應宮災守衛者皆坐繫御史獄王文  
康公上疏曰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爲桓

僖親盡當毀者也遼東高廟及高園便殿  
災董仲舒以爲高廟不當居郡國便殿不  
當居陵旁故災魏崇華殿災高堂隆以爲  
天以臺榭宮室爲戒宜罷勿治文帝不聽  
明年復災今所建宮不應經義災變之來  
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  
仁宗與 太后感悟遂薄守衛者罪已而  
詔以不復繕脩諭天下公方嚴簡重有大  
臣體嘗言人臣患不節儉今居第多踰僭  
服玩奢侈僕妾無數宜有經制及貴顯深

自抑損齋居蔬食泊如也

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游嵩山歸暮  
抵龍門香山雪作留守錢文僖公遣吏以  
厨傳歌妓至且勞之曰山行良勞當少留  
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錢遇諸公之  
厚類此後錢謫漢東諸公送別至彭婆鎮  
錢置酒作長短句俾妓歌之甚悲錢泣下  
諸公皆泣王文康公代爲留守御史如東  
濕諸公俱不堪其憂日訝其多出游責曰  
公等自比寇萊公何如萊公尚坐奢縱取

禍貶死况其下者希深而下不敢對永叔  
取手板起立曰以脩論之萊公之禍不在  
杯酒在老不知退爾時王公年已高若爲  
之動卒薦永叔入館然永叔猶不忘錢公  
或謂錢公易名者三卒得美謚永叔之力

云聞見錄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四



